

新刻
改正

論語

二

特56

147

共拾本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五 一	六	經 居	漢 書 門
冊	號	架	函	類

論語卷之三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字責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擊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擊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未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

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造字子容論敬叔五
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
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文見第十一篇○或曰公
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
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
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
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遺有所避也若孔子
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
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
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

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
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
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
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
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
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
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
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

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

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太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

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數。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甲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

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節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友人未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未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

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其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做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

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揀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憍憍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

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下同。書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

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受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寡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

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撿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憐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

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著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且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詩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數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來。文子使疾弟遺室。托婦。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濇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

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今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

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蔡山。節。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歸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始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入欲之私也。是以未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

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也違去也文子潔

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

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

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不老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

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辭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文子之相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撥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

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一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

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直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

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

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

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

於失國而武子周施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

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

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流
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
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
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
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
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
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
於異端耳。故欲
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節止
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又曰：二子之心，非
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

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
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
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
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非曰非。有謂無曰直，聖人
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鐘從可知
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丁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敬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之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邑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大音泰

子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王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於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遷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

秉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

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殺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

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

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

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

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多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

用騂角角周止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氏曰。以鼓聾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

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

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

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

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室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

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且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證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

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揚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

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且消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終已誘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

入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明也

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

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柔也文勝而至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

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

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

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及也。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

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足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

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一字並五。教反。下。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愚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無。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

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

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

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

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天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

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言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

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

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

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夫夫如也

斐居問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夫夫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

不盡故更著夫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

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

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

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感矣

據於德

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

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旁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吊哭。下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救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

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

乎他日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

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然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讓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

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

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既焉。曰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

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絕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

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徒

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魋。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明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

不幾於急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率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

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

恒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木繩屬網絕。

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

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與人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

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

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

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釋子曰。為仁由己。欲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仕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

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

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

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

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曰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蓋天下之善

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

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

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

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

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卑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見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犬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犬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犬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犬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犬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下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

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敬之也深矣。○程

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

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

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

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也。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

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違。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

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己。入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與疑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下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議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之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二學樂誦詩十七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

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誓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常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

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

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知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于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於穀，宜不易得也。

論語卷三
三五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死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

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

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主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末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

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

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呂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

謹之才難蓋苦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專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

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菹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音匪黻音

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未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

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

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

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

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二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

用絲之省約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

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

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東記

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揚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子畏於匡。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也。茲此也。孔子自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大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理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宰孔子弟子。姓。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

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知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知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黻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黻無首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務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太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下問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

喟然歎此顏子學既自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象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為臣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
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

子將死起而易箴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秘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矣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

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賈者也

韞紉扮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一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大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在道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

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忘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

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音顏子既死而孔子憤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

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

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

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悖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之豉反。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

何為不佞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佞。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真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可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非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求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

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自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

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

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

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蹠踏如也與與如也

蹠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蹠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刀反

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十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入君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敬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搯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搯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投。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

勝。平聲。踏。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主器。執輕如不。恐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投。謂執圭

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詔。所。謂。舉。前。鬼。謹。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賓。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緇飾

紺。古。暗。反。緇。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緇。服。也。緇。絳。色。二。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

絺。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袂。綌。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

麀。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麀。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褻。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鱗磧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裳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績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去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

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

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音嗣饘於

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饘飯復熟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餲烹調

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止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澆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宿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少是褻。用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宿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少是褻。用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

席不正不坐。

薛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諸置豆間之地。以祭先代。炮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壽。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也。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味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許六反。食。悉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

嘗。始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頌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嘗。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夫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

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食之。孔子不食。二嗅其氣而起。范氏曰石經嗅作噉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